

我与母亲

□陈云

母亲有三个孩子：我、姐、妹。相比姐妹，我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。

母亲病逝后，我去灵堂与母亲作最后告别，我没有流泪。恍恍惚惚的一直觉得母亲还在，仿佛我喊一声：妈，她马上会答应：哎，作嗦（什么事）？那几天我的情绪都很平静，跟往常一样，没多大起伏。直到某天深夜，忽然惊醒：母亲走了，从今往后，再也见不到她那慈祥的面容了！瞬间心如刀绞，悲恸不已，热泪泉涌，难以止住。又不敢出声，恐惊醒家人，黑暗中抓起浴巾，蒙住脸，无声地哽咽着，久难停歇……

外婆生养了6个孩子：三个女孩、三个男孩，母亲是老大。22岁婚前，母亲和外公都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。婚后，父亲长年在外省工作，每年仅春节回家一次。母亲侍奉公公，养育三个孩子，抽空还承接居委会的手工编织活贴补家用。母亲47岁到51岁的四年间，儿子半身截瘫、丈夫病故，母亲自己从社办企业退休，失去经济来源，这一切，母亲都默默承受下来。我伤后先后在县人民医院住院、地区医院手术、杭州医院康复、武汉医院移植，母亲始终陪护在我身旁，没见过她流一滴眼泪。

母亲的坚强令人吃惊，仿佛千斤重压也难以将她击倒；母亲的坚强，给了我无穷的力量，让我有足够的勇气跨越人生中一道道沟坎坎：艰难的康复锻炼、四次全麻大手术、重返工厂上班、无休无止的神经痛……自强自立面对今后的生活。

我家的规矩蛮重，尤其

在爷爷和父亲面前，言行举止不能逾矩，以至于家里的氛围比较沉闷、压抑。只有当母亲在的时候，才显得轻松一些。母亲1957年初中毕业于鄞县第一中学（现鄞州中学），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。母亲的思想较为开放，尤其表现在子女教育上。从小，我对电器类物件特别感兴趣，总想弄明白其中的奥妙，那时能想到的办法就是：拆！拆起来容易，但“败家子”的罪名我难以承担。也只有在母亲的默许下，我才有胆量，我的好奇心、探索心才得以满足。于是，家中带“电”的物件遭了殃：手电筒被拆得四分五裂，仅有的那一台凯歌牌双波段收音机，被拆得七零八落，我还打上了飞跃牌黑白电视机的主意……

长大后，我做了电工。有小时候练就的“拆”字功做基础，电工技术学得飞快，顺带爱上了无线电，学到的无线电维修技术，虽说达不到独立开店的水平，但做个家用电器的保健医生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这一切，都得归功于母亲开明的家教理念。

1990年秋，我看到一篇医学论文，大意是：移植大网膜至脊椎，能改善神经血液循环，使麻木的下肢得到恢复。作者是武汉一家医院的宋医生。经过联系，打算去手术。母亲陪我一同前往。术后，为让我快速恢复元气，母亲租用了医院附近的一个小煤炉，每天去临近的菜市场购买鱼肉虾为我补充营

养。有次跟护士聊天，小胖护士对母亲开玩笑道：“您儿子这个病是个无底洞，他是个讨债鬼哟！”母亲笑着回怼：“以后我还要靠儿子来养老呢。”这一幕被我牢牢烙印在大脑中，“讨债鬼”仨字尤其刺耳。母爱的无私，从来都是单向奔赴的，只希望自己的儿女健康幸福，却从不计较有没有回报。

疫情前一年，老屋重新装修了一番。次年除夕中午，请母亲和姐姐姐夫来我家吃年夜饭。那时母亲已患有帕金森综合症、阿尔茨海默症等多种老年病，走路不太利索，起坐也较为困难。进门后，母亲落坐于我身旁的沙发。我忽然想起柜子里的砂糖橘忘了拿出来，嘟囔了一句。话音刚落，一旁的母亲颤颤巍巍站了起来，问我：橘子在哪里？我去驮来（我去拿来）。母亲的下意识行动瞬间让我破防！

我双腿残疾几乎没有知觉，从坐着到起身走路有不少程序，故而行动多有不便。早些年跟母亲住在一起时，只要母亲在屋里，我就叫唤一声：妈，东西给我驮驮来。母亲总是有求必应，马上放下手中的活过来帮我，从没有厌烦的时候。天长日久，叫母亲代步拿东西由习惯成了自然。可母亲现在年事已高，自己连起身走路都很困难，还是不假思索地为儿子当“腿替”……这情形，天底下除了母亲，还能有谁？

母亲86岁走的。弥留之际，知道她最牵挂的儿子家庭和睦、病况稳定、疼痛可控，她走得很放心，走得很安详。

梧桐染流光

□王蕙利

树木中，我最喜欢梧桐，此缘于儿时的我一直将之视为“家树”。

当年老屋附近的小路两旁，栽有好多棵梧桐。虽说平日未见有什么人对它们进行修剪、浇灌，但在漫长的辰光里，这些树木依旧长成了此处的绿色主角。一条本不起眼的村道，因有了梧桐，充满了春的清新鲜、夏的清静、秋的清幽、冬的静谧。

作为植物中的季节代言人，梧桐对时令敏感的传说，早就被记录在了古代典籍中。李渔《闲情偶寄》卷五中说：“梧桐一树，是草木中一部编年史也……有节可纪，生一年纪一年。”若说春夏秋冬是梧桐一辈子的话，那么春就是它的少年期，夏为青年期，秋属壮年期，冬乃老年期。

每年一到许多花谢，又有不少花开的季候，梧桐的生命闹钟便按时响了起来。你会于不经意间，发现那些粗壮的树枝上，陡然冒出了一小朵一小朵鹅黄幼芽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它们陆续张开成一小片一小片嫩绿新叶，几乎一天一个样。微风吹过，那副微微摆动的模样，散淡中见活力。

梧桐最辉煌、最壮观的旺盛期，开启于烈日炙烤、大地似乎烧起了火的夏季。

就当万物垂下了头，甚至连泼皮的野草都没了精神，唯有亭亭净植的梧桐没有慵懒，没有颓废，顽强地将层层叠叠的绿叶，编织出一张梦幻般泛着光亮的穹顶，巧妙荫蔽住天空的似火骄阳，轻轻遮挡起人间烟火里所有的酷热。

于逼人暑气里一踏进这葱郁长廊，阳光霎时不再肆虐。即使勉强挤进来几丝洒向地面的斑驳光影，也被那浓密的绿挤成一地的影影绰绰，若隐若现，迷迷离离。那份似素描般淡然、如流水般隽永的气息，亦使之成了乘凉的好去处。

晚饭过后，男人们纷纷搬个板凳来到树荫下，坐着悠闲聊着农事；女人们则挪来竹塌、躺椅，一边摇着扇子，为微寐的孩子扇风驱蚊，一边与隔壁的姑婶闲话。那些家长里短的碎碎念，就像滴滴的水珠一样，数也数不清。

几只小狗也乖巧地来到树底下，惬意地伸展起了四肢，不复之前伸长了舌头“哈哈”直喷粗气的狼狽相。

一叶知秋。当别的树兀自沉浸于夏天的浩荡中，丝毫未察觉到大自然深处的秋天信号时，梧桐却早早感应到时节召唤，树皮开始发脆，一小块一小块从树干上脱落，似乎在诉说着秋的怅然。曾经翠绿盈盈的枝叶，也在一点点漫开的微凉气息里，变得嫩黄、金黄、深黄，直至枯萎，一片片由高处，像风筝、像小船、像纸飞机，旖旎翩跹，任意飘荡。最后，盈盈落在地面上，轻轻浮于草木间，静静漾到小河里，荡起微微涟漪。

款款漫步树下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松软的梧桐叶，发出“喀嚓、喀嚓”绵软细碎声响，像一曲经年的琵琶小调，轻缓弹奏着时光静好，日月流长。

当寒气日渐加重，早已撤下绿色天棚、叶片也回归了大地的梧桐，留下的只有几多憔悴守望在风里的伟岸身体。但它们无怨无悔地挺直了躯干，落尽繁华，原就是为了让冬日暖阳能穿透自己，尽情洒向大地。此时的乡间小径，必定充满阳光。

回眸岁月悠悠，当时梧桐树下的那小小身影，已步入暮年。如今的我，每每行走在栽有梧桐的道路上，回忆便翻涌而至。宜人的树荫、热闹的邻居，以及竹塌、小狗……这一切都伴着梧桐的四季轮回之美，被定格在了光阴里。

总第7323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